

# 德里达、福柯、利科与 书写之爱\*

——为举办研讨会而初步构思的研讨方案

[法]贝尔舒 (Marie-Josèphe Berchoud) / 文

张晓明 / 译

在欧洲语言中，“书写”(écriture, writing, Schrift, escritura, scrittura)<sup>1</sup>一词源自印欧语词根“sker”或者日耳曼语词根“wrt”。两者的意思都是“切割、划开、剥去表层”，因此，它们都表示一种作用于材料表面的行为，行为的对象在过去是某种能够产生阻力的支撑物（粘土书板、石书板、羊皮纸）。在现代法语中，“书写”一词既可以表示“文字书写”（“文字书写”一词从18世纪开始出现于法语中，表示写字的肢体行为），也可以表示文学意义上的“写作”，即“用语言创作一部作品”。因此，法文中的“书写”一词具有双重面孔：一重是关于始终处于当下状态的书写、刻写文字的行为的，另一重则与作品创作这样的活动有关，以过去、长期延续和回忆为基础。

但是，如果我们并不或者并不仅仅将书写出来的作品视为既成之物，视为同它们的作者（以及任何一位专注的读者）分离开来的表述，而是从表述的经过这一角度来看待它们，那么，存在于书写的身体与灵魂——或许可以这么说——之间的这种二重性也就不再那么明显了。作者借助于书写所做的一切在回归书行为这一本源的同时变得一目了然。

这正是我想通过雅克·德里达（1930—2004）——联系米歇尔·福柯——的例子，然后是保尔·利科的例子首先表明的一点。我仅仅选取了这几位作者作品中的一些片段，我认为它们代表了各自作者通常的观点，对读者而言很能说明问题，是进行更详细的研讨的前提。

其次，我想提醒读者注意我们得以将上述几位作者联系起来的前提：除了对语言与书写行为的关注外，还有一种对书写的必要的爱，只是每个人对这种爱的具化方式有所不同。这种爱或许是（这是我的假设）源自西方思想两千多年来一直加以区分的众多观念的汇集：一方面是肢体的行为，另一方面是书写的创作，或者换一种与之类似但却不能替代之的说法，一边是作为特定主体的个人，另一边是作为其文化——人类的多重旋律中所含各种声音的一种——整体含义阐释者的人类。这似乎可以说明所有伟大的作者是如何（或许还有为什么）能够既具有普遍意义，同时又具有特殊性的。

书写的身体与灵魂：（重新）实现的统一，重新阐释的法则（福柯与德里达，利科）

作者的书写通过他们的作品反映出来。无论是对作者而言还是对他的读者而言，作品都是必不可少的。“疯癫，就是作品的缺失。”福柯在他的博士论文（1961年以《古典时期的疯癫史》为名出版）中如此写道。其传记作者迪迪埃·埃里蓬<sup>2</sup>指出，福柯在博士论文答辩时为了论证这一观点颇费周折，但正因如此，他才不同意将之从自己的文本中删除。他的这一文本既像是一种创作，又像是一种说一写行为，一种无法，或许也无需得到全面论证的行为，因为这是一种“当下的”行为，一种活的行为，我们无需证明其生命力。

德里达在《书写与差异》（1967）一书中对福柯所做的研究重新进行了思考。在“我思与疯癫史”<sup>3</sup>这一章的第一页——在注释1中，德里达提到了他本人对于书写的思考：他将非常脆弱的写下来的东西（即他的这一文本，来源于一次报告）与“活泼生动的言谈”进行了对比，尤其是当前者放弃“风格之资源和谎言”时。同样，他也提到，福柯想研究的是“疯癫本身在其最鲜活的状态中，在其受到知识的任何一种捕捉前”的历史。

疯癫在福柯看来亦即“作品的缺失”。换言之，即按照德里达的解读，疯癫是整理秩序行为的缺失，是危险的无序状态，是“无语言系统的词”或者“无说话主体”（他引用了福柯的说法），是“自言自语的，既无说话主体又无说话对象的语言的固执咕啾，它自我积压，扼制在喉头上，尚未完全构成就已分崩离析，然后无声无息地回到它从未出发的沉默原点”（德里达对福柯的又一处引用）。的确如此，但是福柯本人却将这种“固执的咕啾”与“无语言系统的词语”联系起来，以形成一个具有意义的整体——一部作品。

实际上，德里达解释道：“治疯癫本身的历史因而是治沉默的历史。”治沉默的历史，需要借助“一种有组织语言，一种方案，一种秩序，一种语句，一种句法，一种‘作品’”，也就是“一种对与疯癫相对立的行为的重复”。这种重复或许带有扭曲性，它被加以解释与重新表达，并与其他已知事实相联系。

这正是福柯致力于解决的一个核心难题（德里达谓之“断语”）。其解决方式便是在我们所说的能指与所指，即语言的形式与其意义之

\* 本文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书写与差异》、《词与物》两部著作的中译本（《书写与差异》，张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词与物》，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谨向两位译者表示感谢！——译者注

1. 括弧中分别为“书写”一词（名词）的法文、英文、德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译者注

2. 迪迪埃·埃里蓬，《米歇尔·福柯，1926—1984》，弗拉玛里翁出版社，巴黎，1989。

3. “我思”一词原文为“cogito”是希腊文“我思考”的意思。这个词让人想起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拉丁文为 cogito ergo sum）。

